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

十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一

至道三年春正月丙子以戶部侍郎溫仲舒禮部侍郎王化基並參知政事給事中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張洎罷為刑部侍郎化基寬中有度量所在僚屬或慢於禮者不以介意前知杭州掌書記張賀尤傲忽化基每優容之上知其事及歸朝詢于化基化基但稱其才語不及它對親舊亦未嘗短賀也時邊境多事上意欲相仲舒而罷呂端會不豫乃止化基因入對備言願生服餌之要翌日左右曰化基愛君無隱至于修養之道亦為朕言之辛卯以步軍都虞候傅潛為延州路都部署殿前都虞候王昭遠為靈州路都部署戶部使張鑑調陝西諸州軍儲知制誥張秉馮起翰林侍讀呂文仲等持節催督之鑑上疏曰伏以關輔之民數年以來併有科役畜產蕩盡室廬頓空加以浦洛之行曾經剽劫原州之役又致延非獨令之弗從實邊緣力所不逮况復先棄糧草見令逐處追科本戶稅租立遣他州送納往返千里費耗十倍愁苦怨嘆充塞路岐自春徂冬曾無暫息雖糧之絕力用殫窮顧此疲羸尤堪軫恤今若復有差率益致流亡縱使驅迫而前復恐逗撓而潰願陛下特垂詔旨無使重勞因茲首春俾競東作慎固邦本詳求武經况靈州一方僻居塞外雖曰西陲之要地實為中夏之蠹區竭物力以供湏用甲兵而援送事當深慮理要預防若待川決而後隄火熾而方戢則焚溺之患深矣雖欲拯救其可得乎

本傳云鑑去年冬自靈州還即上此疏今移入再往陝西調發之後若已曾論諫疑不當再往矣因再往乃上疏事陝西調然也且疏言首春亦必指此時耳原州之役蓋指也

辛丑上不豫始決事於便殿是月供奉官兩浙轉運使承

受公事劉文質入奏察舉部內官高輔之李易直未見艾仲

孺梅詢高貽慶未見姜嶼未見戚綸等八人有治迹並降玺

書褒諭 上曰文質善于采聽特遣文質西京作坊副使文

質保州人簡穆皇后從孫父審奇為武牢關使嘗從 太祖

討李重進戰死輔之保寅子仲孺穎之孫詢宣城人綸楚王

人也初為浙川主簿按版籍得逋戶脫口漏租者甚眾徒知

太和縣民險悍喜鬪訟綸作諭民詩五十篇因時俗耳目之

事以申規誨老幼多傳輔之每歲時必與獄囚約遣歸祀其

先皆如期而復 三月癸酉傅潛等言護送二十五州軍餉

粟已入靈州會 上不豫因止其出師靈武用兵諸州皆發

丁夫餉軍儀州推官薛奎部糧至益州下帟寨會久而粟漬

腐奎因白轉運使盧之翰曰今兵糧不可食願令民遷州償

所失之翰怒欲劾奏徐曰用兵久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

用此陳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聽還眾皆感悅既又悉奏除

之奎絳人也奎事不得其時今附此之翰二年七月自陝漕

壬辰不視朝癸巳崩於萬歲殿叅知政事温仲舒宣遺制

真宗即位於柩前初 太宗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 上英

明與叅知政事李昌齡知制誥胡旦謀立楚王佐頗間 上

宰相呂端問疾禁中見 上不在旁疑有變乃以笏書大漸

字急令親密吏趨 上入侍及 太宗崩繼恩白后至中書

召端議所立端前知其謀即紿繼恩使入中書檢 太宗先

賜墨詔遂鏢之亟入宮 后謂曰宮車宴駕立嗣以長順也

今將奈何端曰 先帝立太子政為今日豈容更有異論

后默然 上既即位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

後降階率群臣拜呼萬歲王繼恩等謀廢立竇錄國史絕不

增誦集補傳所載此之記聞尤詳也夏四月乙未朔尊 皇

后為皇太后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除之制曰先朝庶政盡有成規務在遵行不敢失墜然而纂圖伊始懼德弗明所宜拔茂異之才開諫諍之路撫綏鰥寡惠復疲羸庶幾延宗社之鴻休召天地之和氣京朝官衣緋綠及二十年並與改服色官未升朝亦聽叙賜緋然自此始 戊戌始見群臣於崇政殿西序 癸卯宰相呂端加右僕射 甲辰太子賓客李至為工部尚書李沆為戶部侍郎並叅政事 工部侍郎郭贄出知大名府贄翌日求對懇辭 上曰全魏之地所寄尤重卿宜即去贄退 上召輔臣問曰郭贄願留如何對曰近例亦有之 上曰朕初嗣位命贄治大藩而不行則何以使人卒遣之 上曰謂宰相曰朝行中頗有淹滯之人如梁周翰夙負詞名三十年躋於衆僚甚可念也朕在宮府多令楊億草牋奏文理精當世罕偕者宜即加獎擢辛亥以工部郎中史館修撰梁周翰為駕部郎中知制誥著作郎直集賢院楊億為左正言館職並如故故事入西閣皆中書召試制誥三篇二篇各二百字一篇百字惟周翰不召試而命為李應機者嘗知咸平縣 上以壽王尹開封遣散從以帖下縣有所追捕散從恃王勢謹呼于縣廷應機怒曰汝所事者王也我所事者王之父也父之人可以答子之人汝乃敢如此杖之二十散從走歸具道其語泣訴於王王不答而默記其名嘉其諒直及即位擢應機通判益州事召之登殿謂曰朕方以西蜀為憂故除卿此官此未足為大任也卿第行勉之有便宜事密疏以聞應機至州未幾有走馬入奏事前一日知州置酒餞之應機故稱疾不會走馬心已不平及暮應機入使謂走馬曰應機有密疏故附走馬入奏明日未可行也走馬不知其受 上旨愈怒強應曰諾明日使人請應機

曰某治裝已具且行矣願得所賚之疏應機曰應機疏不可與人傳也當自來受之走馬雖怒甚意欲積其驕橫之狀具奏于上乃詣應機解舍受其疏以行既至升殿上迎問曰李應機無恙乎有疏來否走馬愕然失據即對曰有回探其懷出之上周覽稱善數四回問應機在蜀治行如何走馬跼踖轉辭更稱譽之上曰汝還語李應機凡所言事皆善已施行矣更有意見盡當以聞蜀中無事行召卿矣頃之召入遷擢數歲中至顯官應機為吏強敏而貪財多權詐其後上亦察其為人浸疏之乙卯羣臣三上表請御正殿後之己未宰相呂端上大行皇帝陵名曰永熙辛酉兵部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胡旦責授安遠節度行軍司馬旦與王繼恩等相謀既露上新即位未欲窮究之而旦草行慶制詞頗恣胸臆多所溢美語復訕上故先絀之五月

丙寅始御正殿視朝退御後殿閱事如常儀

丁卯詔御史

臺告諭内外文武群臣自今人君有過時政或虧軍事減否民間利害並許直言極諫抗疏以聞庚午詔以國家大事本足食為先今億兆至蕃未聞有九年之蓄令兩制議致豐盈之術以聞又詔三司及茲歲稔大為市糴以實倉廩壬申罷江淮發運使諸路轉運使司承守公事朝臣使臣悉召歸闕上初聽政務從簡易也咸平四年甲戌戶部侍郎叅知政事李昌齡責授忠武節度行軍司馬宣政使桂州觀察使王繼恩責授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安遠節度行軍司馬胡旦削籍流潯州太宗之即位也繼恩有力焉太宗以為忠自是寵遇莫比繼恩喜結黨邀名譽乘間或敢言事薦外朝臣故士大夫之輕薄好進者輒與往來每以多寶僧舍為期潘閱得官亦繼恩所薦也閭者傾險士嘗說繼恩

乘間勸 太宗立儲貳為它日計且言南衙自謂當立立之

將不德我即議所立宜立諸王之不當立者南衙謂 上也

繼恩入其說頗惑 太宗 太宗訖立 上聞尋坐狂妄絀

太宗疾革繼恩與昌齡及旦更起邪謀呂端覺之謀不得逞

上既即位加恩百官繼恩又密託旦為褒辭旦已先坐絀于

是并逐三人者詔以繼恩潛懷凶慝與昌齡等交通請託漏

洩宮禁語言也籍繼恩家貲多得蜀土僭侈之物尋詔中外

臣僚曾與繼恩交結及通書疏者一切不問後二年繼恩死

于貶所明著罪狀但繼恩錄甲戌詔人同竄責實錄及國史並

不結然黨朋姦則亦行請見其不亂朝經繼恩潛懷凶慝附

上時行黨朋姦則亦行請見其不亂朝經繼恩潛懷凶慝附

錄及筆談載闕與說多遜同吳據秦遊雜錄稱以刑繼恩之

楚王為秦王傳聞不審也同子融蓋不臨朝呂端位尚

有遜抑之語于何地眾口異同藉又聞之皆融蓋不復知繼

未置皇太子于何地眾口異同藉又聞之皆融蓋不復知繼

年已三十必無太后臨朝之理子融蓋不復知繼

上謂輔臣曰宮中嬪御頗多幽閉可閔朕已令擇給事歲深

者放出之呂端等曰陛下踐祚之初首行此令實哲王之懿

範也 丁丑立 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 上為皇太子每

事謙讓郭氏未嘗正妃號也 庚寅追尊 帝母隴西夫人

李氏為賢妃妃真定人乾州防禦使英之女太宗在藩 太

祖為聘之歿于太平興國二年 上及楚王元佐皆妃所生

也 庚寅本紀並缺此據會要 六月乙未詔以 太宗御書

墨迹賜天下名山勝境 己亥翰林學士承旨宋白 上大

行皇帝謚曰神功聖德文武廟號 太宗 戊戌追復皇妣

涪王廷美西京留守兼中書令秦王贈皇兄魏王德昭太傅

岐王德芳太保 上謂宰相曰諸州多以珍禽異獸祥瑞之

物來獻此甚無益在朕薄德非所敢當但令稼穡豐稔且得

賢臣乃為瑞辛丑詔天下勿復獻珍禽奇獸及諸祥瑞 先是南康軍言建昌縣民洪文撫六世義居室無異爨就所居雷湖北創書院舍求學者 太宗遣內侍裴愈齎御書賜其家文撫遣弟文舉詣闕貢土物為謝 太宗飛白一幅曰義居人以賜之授文舉江州助教于是詔旌表其門閭自是每歲入貢必厚賜荅之 甲辰以皇兄元佐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復封楚王聽養疾不朝 上始欲幸元佐第元佐固辭以疾曰雖來不敢見也由是終身不復見 上罷鹽鐵度支戶部副使 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錢若水罷為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先是 太宗為若水言士之學古入官遭時得位紆金拖紫躍馬食肉前呼後擁延賞宗族此足以為榮矣豈得不竭誠報國乎若水對曰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為光寵忠貞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榮遇之故而效忠於上中人以下者之所為也 太宗然其言及劉昌言罷 太宗問趙鎔等曰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 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言多至流涕 太宗曰大率如此當進用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汎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泗蓋鎔等迎合 上意耳呂蒙正罷 太宗又謂若水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蒙正前曰衣布朕擢為宰相今退在班列想其目穿望復位矣若水對曰蒙正雖登顯貴然其夙望亦不為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品崇重又非窮窶之地也且蒙正固未嘗以退罷鬱悒當今岩穴高士不求榮爵者甚多如臣等輩但苟貪官祿誠不足以自重 太宗默然若水因自念人主待輔臣若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故也將俟滿歲即移疾會春早 太宗焦勞甚若水不敢言既而西邊用兵越明年 太宗宴駕

章不果上 上即位若水以母老請解機務章再上乃得請

召謝便殿命坐慰勞入對苑中從容數刻 上問近臣誰人

可大用者若水言中書舍人王旦有德望宜任大事 上曰

此固朕心之所屬也若水好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胸中豁如

也其在樞密同年生有為縣佐者每謂見若水必序齒而拜

之談苑載若水辭位事甚美但願顛倒又誤以對呂蒙正

羅相時昌言已襄州矣今時改出被道士服歸嵩山此尤

不結誤今 上居夏曰對輔臣于禁中每見呂端等必肅然拱

揖不以名呼端等再拜而請 上曰公等願命元老朕安敢

上比 先帝又以端膚體洪大宮庭階祀頗峻命梓人為端

納陛 秋七月乙丑御崇政殿召端等訪以軍國大事經久

之制端陳當世急務皆有條理 上甚嘉納 丙寅冬令諸

路轉運使更互赴闕詢以民間利病 吏部郎中直集賢院

田錫應詔上疏曰陛下臨御以來親庶政以仁接大臣以禮

聞奏山陵諸事必泫然流涕聞奏靈州往事必惻然動容聖

智淵深臨事能斷睿機神速馭下以寬濟之以嚴明小人屏

退而歛迹博之以詢訪大臣畏愛而推誠臣未見時政之是

非亦未見人君之過失若軍旅措置之宜非臣所能知若黎

民利害之本惟臣輒敢議民之利莫先于省征徭寬賦役民

之害莫大于用兵甲輓留粟利害有大小康濟有先後今利

害之大者無先於取捨靈武康濟之先者莫重于安關輔捨

靈武則甲兵不興則兵不興則輓運自息輓運既息則關輔

必寧關輔既寧則四方無虞四方無虞則四夷無事臣今所

憂者關西二十五州軍昨經靈武之後不勝困弊加以時雨

稍愆秋田失種府庫未實倉廩尚虛若西戎輒敢搔邊北狄

忽來犯寨則朝廷何以備之關輔何以寧之臣慮此患必生

臣謂此灾必有何以知之臣竊聞去年九月十九日未時永興環州慶州延州清遠軍隰州同日同時六處地震塌損城墻毀壞廬舍在處州府不敢不奏所屬轉運不敢不申洎靈州送糧草迴來死者十有餘萬議者即云地震已應于此臣則未以為然夫天垂象動而不息地生物靜以為常苟當靜而動是失其常若以永環延慶隰清遠軍六處地震臣亦竊見報狀延州路祇候冬官正楊文謚奏稱其月是戌月又是戌日未時自北上来臣以為當靜而動動之方位既在關輔將來慮至戌年豈無在下者輒動乎關輔若有寇盜弄兵葦蒲聚嘯跨連州郡僭稱王公則臣慮西川復保劍關之危南方復恃重江之險閩中越中淮南湖南豈無見利忘義之人豈無幸灾乘便之衆願陛下思之望陛下圖之禳此灾者在修德除此患者在早圖德之修者以誠信感神明以言行動

天地以簡易理機務以清靜安黎元圖於早者減關市之征放筦權之利蠲減租賦優復流亡鄉閭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郡縣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設制科使懷方挹器者悉為朝廷所用置屯田俾棄本競末者盡為戶籍所收鑄農器以給之儲時種以貸之免五年之租徵粟十年之生聚如此輸民民無不安如此安民民無不泰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既知禮節又知榮辱則豈敢為寇盜豈敢犯禁令禁令既不敢犯盜寇必不敢為又何憂嘯聚之虞又何慮侵擾之患此置屯田其利一也制舉科目不可具陳今略舉可設者有賢良方正者直言極諫科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道侔伊呂科才比管樂科傳道經典達于教化科詳明政術可以理人科文堪經邦科武足安邊科臣伏覩太祖朝曾設制科于時勅限三千字已上成字數既多書寫不易賜食

之後就試以來既對天顏豈無兢懼又值日晚固不遑寧雖有經邦之謀豈能周悉設有安邊之策靡暇敷陳今若設此科條但以漢時公孫弘董仲舒所試則往復問答既盡見其才謀品藻甄升信無遺器業此設制科其利二也與人為害者募之入軍則鄉閭靜謐在官未理者命之移任則威否詳明稅賦蠲減則民稍蘇流亡復復則民不散放筦榷之利則米麥可充于邊備減關市之征則商旅交通于萬物暫如此五年則閩輔之民必安暫如此十年則靈武之役必息若以此下主者若以問之有司必不以臣不達時機必不以臣不諳世務必以臣只知蠲減稅賦以息黎元而不知軍日費之多少必以臣只知除放筦榷以安疲俗而不知歲計備邊之盈虛臣豈不知沿邊有屯兵豈不知備邊須積粟豈不知歲時衣裘之賜錫豈不知將卒酬賞之頒宣豈不知上供京師

之貨財豈不知量留州郡之物力然則以臣所見則帝王所務當務廣大官吏所守各守職司夫所職為主計之臣不得不聚斂供億所司在主計之職不得不經度有無然天生時而地生財下用力而上節用時不可失故授時勸農使不失時財生有數故務蓄勸分使不乏用財之生也有數上之用也有節則民力不困國用嘗豐今未喻國家有九年之蓄乎未喻西北隅邊御有六年之蓄乎未喻陝西二十五州軍有三年之蓄乎訪聞糴麥糴穀以充折變將無作有以應供輸謂供輸不得不然則軍儲無備謂折變不得不然則軍食不充若如是可見陝西二十五州軍無三年之蓄加以民憂再送靈州糧草臣慮變故從此生臣憂禍亂從此起變故未生陛下得不慮之禍難未起陛下得不思之若以靈州送糧草之人死者十餘萬已應地震之灾即國家昨已降

勅榜撫諭軫恤也若未應地震之灾則臣慮變故起於關輔
關輔既有變生則西川上供錢帛恐未能上供南北常貢物
貨亦未得常貢上供既有阻常貢復未來乃是國家只知督
責關輔之貨財只知供備靈武之糧草是急小利而忽大利
捨遠圖而勞近謀願陛下謀之於未兆則易謀理之於未亂
則易理臣又聞朝廷昨差使臣往諭遷賊以禮義觀其來意
以恩信導其歸心李繼遷既忽聞朝廷告哀亦能舉部族大
臨縞素受命貢奉謝恩即未聞乞守塞垣又未聞乞歸朝關
大臣必有擬議必有臧謀謀之允臧計必先定今山陵既在
近邊塞雖無虞黎元尚未蘇倉庫尚未實邊防或有騷動朝
廷何以枝梧關輔或有亂離朝廷何以制禦謀之正在今日
理之正當是時時不再來又不可失無使有心者知關輔亂
而知劔閣可守無使適變者見關輔亂而謂天塹可憑無使

中分

二

關輔所得之貨財不侔吳蜀所得之貨財無使關輔所守之
疆土不侔吳蜀之疆土關輔靜則蜀貨吳財交至關輔亂則
劔外江南各有所守此所謂捨小利而必得大利無遠慮則
必有近憂也錫自注云至道三年翌月錫又奏臣未諭陛下

降詔以來有人上言否未審下詔之後有人抗疏否若未有

人上一言未有人抗一議即望陛下再降優詔曲諭聖心虛

竚以待賢良矜容以求直亮則懷才抱器者安敢有所隱蹈

忠履信者必盡有所伸臣昨日所上奏章所陳鄙見止為關

右一時之弊止為河西一處之言餘未悉陳慮煩聖覽須至

備述庶補達聰今靈州閉堅壁以待饋糧無外援不敢禦寇

昨聞百姓饋送糧草死者十餘萬人糧草二十五萬到者七

八萬糧草不到者非戎人劫掠之百姓不來者非戎人殺戮

之是自相蹈藉或曰被劫奪飢餓既眾死亡遂多去雖援之

以甲兵廼即害之者士卒今關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聲感動行路冤枉之苦軫惻聖心臣謂非十年未見生其民民生十年方可克力後臣謂非十年未能聚其財聚十年方可備供億於三十年間陛下生之聚之教之化之然後致太平然後臻至理今臣年五十八事陛下十二年年七十已當外退十二年間願伸微勞以荅聖恩願罄真誠以報大造然犬馬之年未必保餘齡葵藿之心幸得承安照則未退休間有合言不敢不言未殞歿間有合奏不敢不奏願陛下所務者廣大所圖者幾微幾微者事之先廣大者君之體陛下方欲求至理致太平無忽事之未萌勿輕事之未兆臣聞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臣國之君與斯後處與師處則無為無為事無事與友處則機務簡易德業光大駁雜者伯道不足為陛下言之暴慢者臣國安敢對陛下

此中一

二

陳之道尊德盛者帝之師才高識遠者王之友今陛下睿聖既與天同極聽斷乃與日惟新若道尊德盛者陛下勞謙以師之才高識遠者陛下推誠以交之友之則四友斯來師之則三師可至師道見尊則天下何憂不理王道得友則天下何慮不寧臣昨日所奏望陛下且留中不出為言地震灾祥之必有為言下動叛離之將作非外人所得知非大臣不可得而議留中未出之際略與大臣言之其中可行之事更令近臣議之擬之而後動天下無異議中外無異言擇善而從之從長而行之不為橫議所非不為非理所破豈歟微臣之幸其實國家之福錫自注云至道三年上他日謂宰相曰近詔中外咸貢直言庶聞朝政之闕以警朕心而群臣奏對多及瑣細之務曾無遠大之略甚非所望也惟田錫康哉陳詞不繁指事尤切張齊賢頗留意于民政乃出其疏示端

等曰卿等詳酌行之先是錫以加恩官告賜崇信節度使王顯於秦州觀閩右之民困河西力役故連上章極言其事云

錫前附以七月二十五日上後疏以二十六日上此錫自注

今並附以七月末錫傳云錫使秦州賜王顯加恩官告觀閩右諸

州奉河西北力役生民重困連拜上章極言其事按錫第此

乃奉河西北力役生民重困連拜上章極言其事按錫第此

賢不實知論康戰及張齊八月己亥以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

罷旌鉞罷旌鉞此 戶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給事

中夏侯矯並為樞密副使 上謂之曰近密之司典領尤重

必素有名望端亮謹厚者處之乃可鎮靜而責成彬以耆舊

冠樞衡之首敏中及矯欲助之兵機邊要有所望矣敏中明

辨有才畧遇事敏速先是西北用兵敏中專主謀議至于二

邊道路斥堠走集之所莫不周知矯仕藩府最舊故首加擢

用焉 舊制宣徽使著位在樞密副使之上於是以前省使

簽書提點樞密宣徽院諸房公事周瑩為宣徽北院使瑩請

居樞密副使之下詔從之瑩初與劉承規同簽書提點樞密

宣徽院諸房公事瑩既遷承規亦罷自後不復置此職 乙

已今曹彬赴中書禮上彬請就樞密院上以彬位兼左相特

寵異之先是 上以漢唐封乳母為夫人邑君故事付中書

因問呂端等曰斯禮可行否如不可行則止朕不敢以私恩

紊王法也端等奏曰前代舊規斯可行矣或加以大國或益

之美名事出宸衷禮無定制已而詔封乳母齊國夫人劉氏

為秦國延壽保聖夫人 是月西川都巡檢使韓景祐行部

至懷安帳下廣武卒劉盱謀作亂夜率眾襲景祐逾垣獲免

盱遂掠懷安破漢州及永康軍蜀州所至城邑望風奔潰時

益州鈐轄馬知節亦兼諸州都巡檢領兵三百追盱至蜀州

與之確鬪自未至亥賊懼走邛州招安使上官正飛書召知

節還成都計議知節曰賊黨已踰三千若破邛州必越新津

大江去我九十里官軍雖倍制之亦勞不如出兵迎擊破之
必矣即率所部夜渡江北方升鎮與賊遇而正亦尋領軍至
共擊斬所其黨悉平所自起至死凡十日 庚申詔以正為
南作坊使賜知節錦袍金帶將士錫賚有差遣使按驗景祐
及諸失守官吏第貶之正始無出兵意知益州張詠以言激
正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帳餞之酒酣舉爵謂諸軍校曰尔曹
俱有親族在東蒙國厚恩無以報此行當亟殄賊無使越逸
若師老曠日即此地還為尔死所矣正由是倍道力戰及凱
旋詠迎勞大出金帛行賞士重傷者先賞之獲級者次為衆
皆悅服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第三十八之二

太宗皇帝紀二十二之二

至道三年九月丙子 上因言西川叛卒事輔臣或曰蓋地

無城池所以失其制禦 上曰在德不在險儻官吏得人善

於綏撫使之樂業雖無城可也 寶訓以蜀城為趙鎔之言然

允則傳載允則自蜀使臣請如上官正議築城 初 上命

左藏庫使楊允恭等崇儀副使竇神寶等馳傳往西邊圖上

山川形勝丙寅 上御滋福殿召輔臣以圖示之歷指州縣

堡壁謂曰朕已令屯兵於內地且簡其閑冗轉餉當遂減省

矣允恭因建議自環州入積石抵靈武才七日程芻粟之運

其策有三以人以驢其費頗煩而所載至少莫若用諸葛木

牛之制載以小車令鋪卒分運每一車四人挽之旁設兵衛

加戈刃于其上寇至則聚車於中合士卒之力禦寇于外尋

為議者所沮而止 遣使圖西邊形勝 真宗之意欲罷出兵

者必先相地利恐上 自固吾圉非務攻略也 寶訓乃云善用兵

意實不然今不取 戊寅以長葛縣令孔延世為曲阜縣

令龔封文宣公并賜九經及 太宗御書祭器加銀帛而遣

之詔本道轉運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延世孔子四十五世

孫也 壬午左正言直史館孫何表獻五議 上覽而善之

其一參用儒將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晉漢至唐

皆選儒臣統兵當時武臣未有出其右者五代始分事任交相

是非古謂元戎無不統攝爰自近代又有供軍糧料隨軍轉

運之目使者往返託稱 上旨動必中覆實戾成筭陛下於

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任委之勿使小人撓其權

閫外制置一以付之境内租稅權利一以與之監陣先鋒之

類悉任偏將受其節度文武參用必致竒績其二申明大學

曰士風偷薄世態銷刃賤古道於儒宮慕他岐於天府闡葺

之士始入泮林英豪之流例趨京北而又兵戈繼起經制莫存彊誦之義皆亡郡縣之學盡廢蓋以定令之初綱條踈闊六館升降縱限門蔭之高卑兩京薦論曾無科禁以釐革遂令淺俗扇以成風外地則絕無學生神州則悉號鄉貢下至工商雜類方遊太學廣文青青由是不歸擾擾於焉興刺近降明制懲科場之積弊立貢士之新規申命有司十取其二然臣以爲尚有未盡者國家必欲開孤進之路闢至公之門莫若再舉令文復嚴經術使寒雋之士由鄉里以升聞世祿之家自成均而出仕太學不得補庶人之子神州不得貢鄉士之門貴介綺紈府送者有罪草莽韋布監收者黜官其在外郡或駢繁縣如富庶者皆按舊典重立學官俾選耆儒碩生爲之博士助教精加課試公與薦延歲終仍依新條限以人數發解必有軼群之異行拔俗之英才匪由鄉庠亦許公

六、一

卷五十八之二

二

議夫以文取士旣已失之取之乖方弊將安救今士子目爲鄉舉其實自媒贅投於郡府之門關節於公卿之第屬詞比事合格者不過雕蟲任傳棄經入流者未逾章句若不收之學校選自州閭實慮他時益成薄俗茲事體大惟陛下特達而行旨出身之初亦自府解豈敢忘本遽陳此謀蓋目擊輕浮心知謬濫是以冒不測之罪釐狂夫之言焉其三釐革遽轉曰伏見國家撫有多方並建衆職外則郡將通守朝士伐行關征推酤使者兼掌下至幕府職掾之微咸自朝廷選補而授用人旣廣推擇難精貢部上名動踰千計門資入仕又不在焉稍著職勞即陞京秩將命而出冗長尤多每躬祀園丘誕敷霽澤無賢不肖並許叙遷至使評事寺丞未數載而通閨籍焚善洗馬不十年而登臺郎竊計今之班簿臺省宮寺凡八百負玉石混淆名品猥濫異夫虞書考績周官計治

之法也臣誠至愚竊所未諭有唐舊制每郊禋慶宥但進階
勲而已今若十年之內肆赦相仍必恐京僚過於胥徒朝臣
多於州縣豈唯連車平斗之刺抑有馭材假器之失况祿廩
所賦必自地征地征所來須從民力何必空竭公藏附益斯
人已授者朘削既難未遷者防閑宜峻古人所謂損無用之
費罷不急之官正在此也伏願特降詔書自今郊祀群官不
得一例遷陟必若績用有聞才名夙著自可待之不次豈祇
歷階而升至於省併吏員上繫宸衷與奪其四復制科曰唐
室參古今之制取天下英俊失在禮部得於制舉禮部則進
士明經解詁句讀聲病偶對者也制舉則賢良體用等科財
成制度寅亮經綸者也國家廓土闢宇立太平之基然而制
舉未復清途美官惟進士明經遞資以升豈不念林壑非常
之士有遺棄平臺閣所進之人有僭濫乎其五行鄉飲曰鄉
飲之禮所以示尊卑長幼賓主之序秦燔詩書其禮隨廢因
循未復實有遺恨望詔禮官舉故事而行之 監察御史王
齊上疏陳十事一擇左右二分賢愚三正名器四去冗食五
加奉祿六謹政教七選良將八分兵戎九修民事十開仕進
其略曰賢愚治亂之本也大賢則能盡治衆務兼通百職其
次但懷一長負一奇亦可矣愚者不必塊然無慮蚩蚩爲民
蓋守小謹者似德懷怯懦者似恕容姦惡者似仁蘊諂諛者
似恭恣傾險者似智好詆訛者似直樹朋黨者似義肆苛刻
者似忠貪祿位者似勤若斯之流雖愚而類賢用之則速亂
之基也又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又曰位以德舉不以序遷苟
能慎選其人各守其官則紀綱必正又曰官多則事繁吏多
則民殘欲事不繁莫若省官欲民皆安莫若省吏天下所以
未格清淨者由官吏多之致也爲陛下計宜減分局之官省

監臨之數擇百司之吏選技術之工去纖巧之匠停老弱之卒汰滯黃之流自然無曠土無游民公庭肅而百事舉矣又曰官多奉薄不若奉厚而官少若盡去冗食復其全奉則二人之奉可以周一人之用衣食既足廉耻自興又曰今民政之闕者田稅未均推酤未寬土木未停督歛未平牧宰未良田稅不均則并兼之家私土多而公田少剝上損下在於此矣推酤未寬則民多犯禁而爲盜且山海酒麴之利皆民所共今盡奪之是與民爭利反害之也或少寬之國用必未乏而民且不犯矣土木未停則民困於力役而國用多費且廣興寺觀意將祈福曾不知求福在乎修政又何土木之爲夫督歛不平則民受刻削而刑禁濫施蓋簿書舛謬遂至償納或父祖所負延及子孫或本非主守而均於干繫或不自侵欺而類於失陷彌年累歲捶楚日加無益於官徒傷於衆夫

牧宰不良則民受弊而政不行蓋貪猥者貨賄公行殘暴者刑罰不節執滯者通變莫適怯懦者狡吏肆毒又曰銓選之門徒有其名莫著其實有殿者雖加厚罰有最者莫見明揚或驟遇寬恩則不限其功過靡逢慰薦則終困於徒勞又曰貢舉不嚴則權勢爭前而孤平難進必欲均之莫若令皇朝三品及見任文武升朝官子孫弟姪薦名於兩監而未升朝官子弟及白屋之士薦名於州郡然後升於禮部第其可否亦兩分之若然則權勢異途孤平自進矣刑部員外郎馬亮上疏言陛下初政軍賞宜速而所在不時給請遣使分行督視又州縣逋負至多赦書雖爲蠲除而有司趣責如故非所以布宣恩澤也國朝故事以親王判開封府地尊勢重疑隙易精非保親全愛之道契丹仍歲內寇河朔蕭然請修好以息邊民凡四事比部員外郎刁衍上疏言陛下纂

圖伊始布政惟新所宜上順天心下從人欲邀善以去惡避
毀而來譽道唐虞之治斥辛癸之亂私賞無及於小人私罰
無施於君子任賢勿貳去邪勿疑開諫諍之門塞讒佞之口
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無以春秋鼎盛而耽於逸游無以
血氣方剛而惑於聲色若 太祖之勤儉若 大行之惠慈
答天地敷錫之恩思 祖 考艱難之業則周成漢文三宗
之美不可同年而擬議也 庚寅閤門奏每月朔望群臣赴
萬歲殿哭臨十月朔在 壬辰請改用九月晦 上問呂端
曰此何禮也端曰陰陽家以辰日爲哭忌 上曰哀疚之情
寧有所避乎不許 先是壽州獻綠毛龜金文粲然界道
上以爲介蟲而毛天意或有所警戒令宰相詳考以聞於是
呂端等言曰臣等寡聞安能究知天意然嘗聞於師曰聖人
之意與天合符苟眷思徘徊屬於一物必神靈眈嚮有所啓

六

世廿之二

三

焉今神龜所得之地地名壽春陛下頃升皇儲實自壽卽由
是言之則是龜也特爲陛下而生將使陛下後天而老旣壽
且昌乎又龜在水族義主于陰介者剛物也毛者柔物也夫
戎狄之類皆稟陰氣天戒若曰將有剛彊不賓之虜柔伏來
庭乎且陛下自即大位首念西人困於飛輓繼遷兇羯亦降
使推恩不問前罪且繼遷亡命日久亦厭兵矣苟從之黨亦
厭亂矣悛心革面匪朝伊夕北戎屈彊爲患滋深部族携離
復荐飢歉必恐相率懷柔願伸款附望陛下欽若天意彌闡
皇猷雖休勿休日慎一日則靈物之出豈徒然哉 上曰卿
等所陳甚爲詳備然朕以爲龜有毛者文理之象八卦蓋文
理之實也附卦生毛文理之華也豈天意有所屬也卿等其
悉心修輔慰朕意焉 冬十月陳宋州並言先貸民錢千萬
令市牛價納外所負尚多許隨來歲夏秋稅輸送詔悉除之

知益州張詠奏屯駐兵士所請錢乞依元降宣旨銅錢一文

與折支鐵錢五文是時峽路轉運使韓國華到闕又言川峽

州縣募職官等所請月俸銅錢一文止支錢二文望增加鐵

錢分數帝令支銅錢一文易給鐵錢五文會要至道三年十月事咸平三年五月

七月又五年已酉葬太宗神功聖德文武皇帝于永熙

陵十一月甲子祔神主於太廟太宗廟未見樂舞名當檢以懿德皇后

配又祔莊懷皇后於別廟上初踐祚告天地宗廟有司請

署祝版上涕泗交下不能署者久之靈駕發引上與諸王

徒步號慟從至乾元門禮官具儀遣奠畢改吉服上不忍

哭踊盡哀縗服還宮及神主至京迎拜涕咽觀者莫不歔

歔祔廟前霖雨至日頓止咸謂孝德所感也先是上謂參

知政事李至等曰神主至京朕欲親導及拜辭於禮可乎至

曰此禮前代所闕陛下行之足以為萬世法矣即具儀以聞

時有建議請增損舊政者上曰先帝賜名之日撫朕背

曰名此欲我兒有常德久於其道也罔極之訓朕何敢忘因

涕泣沾衣左右無不感咽此事出寶訓孝德門云是咸平初因附見導迎神主之後本紀云請

政寶訓異丙寅德音降兩京死罪以下囚緣山陵役民賜

租有差復分三司勾院為三命官各判之以太常丞王欽若

判三司都催欠憑由司欽若新喻人初為亳州判官監倉天

久兩倉司以穀濕不為受民自遠來輸租食穀且盡不得輸

欽若悉命輸之倉且奏不拘年次先支濕穀即不至朽敗

太宗大喜手詔褒荅因識其姓名及開封府以歲旱蠲十七

縣民租時有飛語聞上言按田官司欲收民情所蠲放皆

不實太宗不悅御史臺探帝意請遣使覆實乃詔東西諸

州選官閱視亳州當按太康咸平二縣州遣欽若行欽若覆

按甚詳抗疏言田實早開封止放七分今乞全放既而他州

所遣官並言諸縣放稅過多悉追收所放稅物人皆為欽若
危之踰年而上即位於是擢用欽若因其事語輔臣曰
當此時朕亦自懼欽若小官獨敢為百姓伸理此大臣節也
欽若既為三司屬虞部員外郎毋賞古謂欽若曰天下宿逋
自五代訖今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僕將啓而蠲之欽若即
夕命吏治其數翌日上之 上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
徐曰 先帝固知之殆留與陛下收天下心爾 上感悟卒

從其言 母實古未見邑里按二縣統此據沈括筆談母實古
初以本傳稱度支判官母實古按咸平元年四月辛亥實古
蓋行欽若之言也欽若雖因實古而巳酉日巳遣使四出放欠
支且實古素有此議不必在度支乃發今但稱其官無不相
抵悟記聞稱欽若亳州秩滿 太宗擢為京官按欽若本傳
自亳州推官遷秘書郎監廬州稅而附傳載欽若為亳州推
官監司薦其才就除亳州判官改秘書郎監廬州稅似不緣
受倉被知也疑不敢著今但云識其姓名沈括筆談云首擢
欽若為右正言為左正言乃二年二月事其初但為太常丞
判催欠憑由司耳括誤也夏竦作欽若行狀云欽若為亳州丞

防禦推官屬朝廷遣著作佐郎直史館曾會中使李知信察
近郡風俗吏民狀公政迹會等上之有詔褒諭就遷判官按
此則曾會非守臣也沈括筆談云亳守曾會素以公輔期欽
若故遣使覆按二縣稅臨行又戒之與竦行狀差殊今不取
又云屯田員外郎舒雅薦欽若藝文可稱溫裕有素特改秘
書郎司市征于泚上 真宗即位就遷太常丞有詔舉三司
判官給事中喬維岳薦之召判憑由理欠司王皞百一編云
王欽若故事凡禁中用度須索供億皆中覆所用給文憑支破
憑由司於是外不復有所關防 真宗始創法專意明察群
下不敢欺矣未年不豫且久所費不訾迄今為弊收司出納之
吝無由施矣與公由之大用寵任無間皞載欽若被知與他
詔絕異附見當考祥符元年三月 已巳詔工部侍郎集賢
院學士錢若水修 太宗實錄若水舉官同修起居舍人李

宗諤與焉 上曰自太平興國八年已後皆李昉在中書日
事史策本憑直筆若子為父隱何以傳信於後代乎除宗諤
不可餘悉許之 是日同幹當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封駁事
田錫又上疏曰臣昨七月二十五日所進封章為言地震之
災是彰下動之象臣經宿思慮以其事非外人所可得而知

非大臣不可與之議臣達旦憂懼以所奏請陛下且留中不出乞陛下與大臣略言至二十六日再上封章所貴謹密未審陛下曾以其事與大臣評議否不知大臣曾聞其事為陛下商較否今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見銀臺司諸道奏報自九月初至冬節前申奏賊盜不少今不一一具奏慮煩聖聰且據其可言者一二而言之九月四日施州奏群賊四百餘人驚劫人戶十月七日滑州奏有賊四十餘人過河北十五日衛州奏有賊七十餘人過河北十九日絳州奏垣曲縣賊八十餘人殺縣尉成柄西京奏十月二十三日有賊一百五十人入白波兵馬都監解署并劫一十四家至午時奪舟船往下垣曲至河陽鞏縣界濮州奏群賊入鄆城縣單州群賊入歸恩拍揮營濟州奏群賊劫金鄉鉅野縣郭十九家永興軍奏虎翼軍賊四十餘人劫永興南莊今月二

日西京奏王屋縣賊一百餘人白高渡潰散軍賊六十餘人七日陝府奏集津鎮群賊六十餘人並驚劫人戶至午時乘船下去峽石縣軍賊自河北渡過河南八日西京奏草賊見把截土壤鎮官私往來不得豈有京師咫尺而群盜如此邊防寧靜而叛卒如是臣所謂地震之災漸見下動之象已萌臣為陛下憂之臣每見宣命拍揮以諸處奏報但令巡檢使臣掩捕但令巡檢地分龍彖遂而安之討之未見其嘉謀備之禦之未見其遠慮若其勢漸盛而有謀者與之為謀其力難制而思亂者濟之為亂乃是國家失於早圖乃是朝廷失於輕事今地震之災漸見陛下何不早謀而杜其漸下動之象已萌陛下何不熟慮而防其萌臣七月所奏望再取披詳今所奏望必垂聽信防其萌正在今日杜其漸不可失時近京盜起既如此向西民困又如彼昨楊允恭請置糧草車三千

量要推車兵士一千人盧之翰兩狀奏乞自京支撥錢四十
五萬貫度支奏靈州五月下旬米每勝一貫文要車子運糧
是邊上倉廩素無儲備矣請自京支錢是關右帑庫素無積
蓄矣奏米每斗十貫文即靈州軍民今已餓殍矣未審朝廷
惜靈州有何所得棄靈州有何所失若因力役未息而中原
難起制禦失宜而外方變生實謂所得不如所失也今陛下
宜精於所慮斷在不疑若惜靈州必然有益於國家即乞明
降勅書曉諭天下使天下知之棄靈州必然有損於國家亦
乞明降勅榜曉諭使天下知之曉諭之意以蘇息萬民為意取
捨之謀以憂卹萬民為謀令戎狄知取捨之謀使中外知損
益之理示朝廷之大體表王道之至公此所謂陛下修德以
禳地震之災此乃是陛下早圖以防下動之象若賊勢漸盛
民患未除而謀慮之不深剪滅之未得被賊輒據州郡僭稱

六

卷之八十一

九

公侯河北倉敖能先占取河西部落來與結連百姓力役之
未休四方觀望而相效此事非細繫社稷之安危此事非輕
繫朝廷之治亂今廟堂之上必有嘉謀樞軸之間必有善計
若言小小寇盜不勞聖意息憂虞若以徧徧指揮只令使臣捕
逐如此則群盜終難剪滅如此則諸虜終未平寧若賊徒聚
得三二千人徑度淮南往保吳越則運糧綱船不至京師矣
若賊徒取得一二州郡善據要衝則上供錢帛不充國用
矣因此則人情必有向背人情必有向背則軍情豈無動搖
當此時北狄輒來搔邊陛下不得不憂西戎輒來犯塞大臣
不得不懼臣今所言激切不為身謀所慮安危實為國計
先是西鄙運糧詔以諸軍代民輓送己卯士卒亦令放歸仍
賜緡錢苦寒故也上御便殿閱殿前指揮使內殿直騎射
闔槊擢精銳者十餘人遷其職先是彎弓二百斤放長箭者

謂之大弓箭止能步射有王貴者矯健出人自言能馬射於是馳鞚引滿綽有餘勇衆咸歎服加賜緡錢 乙酉發理檢院 是月有司言冬至祀圓丘孟夏雩祀夏至祭方丘請奉太宗配上辛祈穀季秋大饗明堂奉 太祖配上辛祀感生帝孟冬祭神州地祇奉 宣祖配其親郊圓丘奉 太祖太宗並配詔可 十二月甲午錢若水等言所修 太宗實錄自太平興國八年以前君臣獻替不著於話言淳化五年以前親決萬機不聞於策府請降詔旨許臣等於前任見任宰相參知政事樞密院使三司使等處移牒求訪以備闕文許之 丙申追尊賢妃李氏爲皇太后后喪先殯於普安院於是議改卜園陵立忌建議有司言案周禮春官大司樂之職奏夷則歌仲呂以饗食先妣先妣姜嫄也是帝嚳之妃后稷之母特立廟名曰閔宮晉簡文宣后既不配食築宮於外歲

時享祭唐先天元年始祔昭成肅明二后於儀坤廟又玄宗元獻楊后立廟於太廟之西稽於前文咸有明據望令宗正寺於后廟內修奉廟室爲殿三間設神門齋坊神厨以備薦饗從之又言先遠之吉時序尚賒猶處殯宮未克遷祔薦饗之制慮有關如徧討禮經蔑聞前範稱情起義自我而初欲望自今朔望及諸節四時薦新並就攢宮權設幄殿命內臣奉事又從之 辛丑詔諸路轉運使申飭部下令長勸課農桑 先是 上訪宰輔以靈武事宜參知政事李至上疏曰伏以河隍之地夷夏雜居住者唐都長安密邇京邑陷復盟叛不常其事蓋戎狄狡詐萬變人面獸心古先聖王置之度外唯驅除而已亦何必使禮義之鄉竭膏血以奉無知之俗較其勝負哉且賊繼遷腥羶賊類騷動疆場然臍不足以弭怒擢髮不足以數罪然聖人之道務屈己含垢以安于人蓋

所損者小所益者大耳臣不敢廣引前史上煩聖聰直以唐憲宗時一事明之王承宗據鎮陽叛命邀旄鉞未獲潛使客刺武元衡傷裴度其為罪逆大矣而憲宗以百姓之故下詔雪之伏自先帝厭代陛下肇位捨繼遷之罪厚推賜與降尺一之詔慰其反側命一介之使諭以綏懷此時中外之人皆曰陛下以元元為念不以大數介意斯實元和之君不能遠過臣料彼脅從亦厭兵久矣苟朝廷捨之不問待之如初以厚利啗之以重爵悅之亦安肯迷而不復訖於淪胥哉至於靈州自鄭文寶為國生事致朝廷旰食懷西顧之憂關輔生靈困轉輸之役積骸蔽野十室九空餓殍滿城邊氓盡歿歸然空壁老我師徒而張頤待飼者不下五千送糧四十萬而上獲六萬此則求欲固守不可得也臣料繼遷若急攻不已則城危可知今緩而來者意欲竭我財用困我民力墮彼之

計也當此之時若不能改絃易張則前日之患未艾也請粗言之鄉者鄭文寶絕其青鹽不入漢界禁其粒食不及蕃夷使彼有辭而我無謂此之失策雖悔可追於是熟戶之人亦同叛渙今若復令禁止不許通糧恐非制敵懷遠不戰屈人兵之意也且獸窮則搏鳥窮則啄若乘秋入寇伺隙窺邊則朝廷安可不發兵以禦之師興矣必須芻糧關輔之人又不堪命展轉東夏則懷子孟西洛亦無聊生陛下何不深思遠慮防未萌之患臣嘗見唐田承嗣久拒王命代宗念百姓無辜罹患每含忍之初興師討伐元載王縉聞魏州鹽價高請於要路加兵收捉禁鹽入以弱其人代宗曰朕意與卿全殊卿欲禁鹽朕欲開路從鹽入承嗣一人負朕魏州百姓何辜朕為之主不能卹養致使兵戰塗炭有媿良深焉得更扼喉命以重其禍尋而承嗣抗表束身歸朝臣謂陛下宜行此事以

安邊境使其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
彼雖蕃夷必翻然向化互相告諭皆感恩服德背逆効順則
繼遷小子孤而無輔又安能為我蜂萬哉今靈州不可堅守
萬口同議非臣獨然皆以為移朔方軍額於環州亦一時權
道也且彼之戶口四千有餘今則不盈數百矣彼之租課四
十五萬二千有餘今則無子遺矣安可復守之俟我民庶完
葺聖德廣被流沙葱嶺皆為內地何止朔方一郡哉或曰靈
州者咽喉之地西北要衝安可棄之反為敵有臣應之曰凡
謂咽喉者必金城湯池屯兵積粟四出以邀之多方以扼之
今則閉壁而已自固不暇何咽喉之有哉且螫手斷腕事非
獲已蓋所保者大况繼遷之衆行逐水草居無定所豈有如
漢兵守陴必不然矣又曰設使靈州既棄必為繼遷所據若
且耕且戰足食足兵或求請無厭若為應副或事勢轉大何

以枝梧臣又對曰假如靈州不棄何以絕其求請何以弱其
事勢且邀朔方而取張浦求請已多蓄戰馬而聚甲兵事勢
已大但諸蕃和則事勢弱事勢弱則求請絕故臣前謂使其
族類有無交易售鹽以資其利通糧以濟其命使曲在彼而
直在我問有罪而罰有名天地亦所不容鬼神亦所共怒繼
遷不日當自滅亡何耕戰兵食之云乎於是李繼遷遣使修
貢求備藩任 上雖察其變詐時方在諒闇姑務寧靜因從
其請復賜姓名官爵甲辰以銀州觀察使趙保吉為定難節
度使遣內侍右班都知張崇貴賚詔賜之甲寅又以張浦為
鄭州防禦使遣還 上初命翰林學士宋湜草保吉制湜知
上意必欲歸其事於 太宗因進辭曰 先皇帝早深西顧
將議直封屬軒鼎之俄遷建漢壇之未及眷茲遺命實付眇
躬爾宜望弓劍以拜恩守封疆而効節 上甚悅

會要並不著其月日不知何也制詳據朝野雜編與實錄所載差異疑史官或加潤色耳雜編云真宗即位之次年又云張洎蘇易簡草制不稱旨皆繆也今削去初刑部郎中知揚州王禹偁準詔

上疏言五事禹偁奏議云五月十八日上其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使輦運

之民有所休息方今北有胡虜西有繼遷胡虜雖不犯邊戍兵豈能減削繼遷既未歸命餽餉固難寢停關輔之民倒懸尤甚臣愚以為陛下嗣位之始當順人心宜勅疆吏致書虜臣使達犬戎請尋舊好下詔赦繼遷之罪復與夏臺臣頃在翰林見繼遷上表云乞取殘破夏州奉拓拔氏祭祀先朝雖有批荅允許鄜州繼遷本是反側之人豈肯束身歸國今嗣統之始大振皇威亦恐繼遷令人進奉因舉前事彼必感恩此亦不戰屈人之師也如其不從則備禦誅擒皆有方略且使天下百姓知陛下屈己而為人也或曰富國疆兵不可示人以弱此乃誇虛名而忽大計者也其二曰減冗兵併冗吏

六廿三 十三

使山澤之饒稍流於下伏以乾德開寶以來國家之事臣所目覩當時東未得江浙漳泉南未得荆湖交廣朝廷財賦可謂未豐然而擊河東備北虜國用亦足兵威亦疆其義安在所蓄之兵銳而不眾所用之將專而不疑故也自後盡取東南數國又平河東土地財賦可謂廣矣而兵威不振國用轉急其義安在所蓄之兵冗而不盡銳所用之將眾而不自專故也今誠能簡銳卒去冗兵而委之將帥用恩威法令駕馭之資以天下財賦而曰兵不振用不豐未之有也臣愚以為宜經制兵賦如開寶中則可以高枕而治矣且開寶山設官至少日本曾人占籍濟上未及第時常記止有刺史一人李謙溥是也司戶一人今司門員外郎孫實是也近及一年朝廷別不除吏當時未嘗闕事自後有團練推官一人今樞密直學士畢士安是也太平興國中臣及第歸鄉有刺史程廷

山通判閻暉副使閻彥進判官李延推官李宣監庫沈繼明
監酒推稅筭又增四員曹官之外更益司理問其租稅減於
曩日也問其人民逃於昔時也一州既爾天下可知冗吏耗
于上冗兵耗於下此所以盡取山澤之利而不能足也夫山
澤之利與民共之自漢以來取為國用不可棄也然亦不可
盡也方今可謂盡矣何以知之只如茶法從古無稅唐元和
中以用兵齊蔡始建其法唐更稱是歲得錢四十萬置東師
以濟今則數百萬矣民何以堪臣故曰減冗兵併冗吏使山
澤之饒稍流於下者也三曰艱難選舉使入官不濫古者鄉
舉里選為官擇人士君子行修于家推于眾然後薦之于朝
故政和而民泰歷代雖有公革未嘗遠去此道隋唐始有科
試得人之盛與古為侔然終 太祖之世科試未嘗不難每
歲進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五十人重以周祖之後諸侯不得

奏辟士大夫罕有資蔭故有終身不獲一第沒齒不獲一官
者 先帝毓德王藩觀其如此臨御之後不求備以取人捨
短從長拔十得五在位將逾二紀登第亦近萬人不無俊秀
之才亦有容易而得臣愚以為數百年之艱難故 先帝濟
之以汎取二十載之需澤陛下宜糾之以舊章伏望以舉場
還有司如故事至于吏部銓擇官材亦非帝王躬親之事比
來五品以下謂之旨授官今則幕職州縣而已京官雖有選
限多不施行 太祖以來姑令後殿引見因為常例以至
先朝調選之徒多求僥幸臣愚以為宜以吏部還有司依格
勅注擬其曰沙汰僧尼使民無耗夫古者惟有四民治民
者士也故受養于農工以造器用商以通貨財皆不可闕而
兵不在其數蓋井田之法農即兵也自秦以來以疆兵定天
下故戰士不服農是四民之外又生一民所以農益困然而

執干戈衛社稷理不可去也漢明之後佛法流入中國度人
修寺歷代增加不替蠶而衣不耕而食是五民之外又益一而
爲六也唐韓愈諫憲宗迎佛骨表備言其事假使天下有萬
僧日食米一升歲用絹一疋是至儉也猶日費三千斛歲用
萬緡何況五七萬輩哉又富者窮極口腹一齋一衣貧民百
家未能供給不曰民蠹其可得乎臣愚以爲國家度人衆矣
造寺多矣計其費耗何啻億萬先朝不豫捨施又多佛若有
靈豈不蒙福事佛無効斷可知矣願深鑒治本亟行沙汰如
以嗣位之初未欲驚駭此輩且可一二十載不令度人不許
修寺使自銷鑠漸而去之亦救弊之一端也其五曰親大臣
遠小人使忠良蹇諤之士知進而不疑姦險傾巧之徒知退
而有懼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言同體也得其人則勿疑非
其人則不用凡議帝王之盛者豈不曰堯舜堯舜之時百姓
不親五品不遜契作司徒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蕪宄外戶
作士明五刑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禹平水土益作虞官大哉
堯之爲君可謂委任責成而無疑矣或曰誠如是堯有何功
德耶臣曰有知人任賢之德雖堯之道去世遼遠恐不可復
臣以近事言之惟有唐之政可損益而行之元和中憲宗嘗
命裴垽銓品庶官垽曰天子擇宰相宰相擇諸司長官諸司
長官自擇僚屬則上下不疑而政成矣陛下之明擇宰相數
人猶有非其人者况臣之不佞擇數十人諸司長官常恐不
逮若更擇庶官恐非致治之要當時識者以垽爲知言願陛
下遠取帝堯近覽唐宗旣得宰相用而不疑使宰相擇諸司
長官諸司長官自取僚屬則垂衣而治矣古者刑人不在君
側語曰放鄭聲遠佞人又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矣是以周文王左右無結韞者言皆賢也夫小人之徒

巧言令色先意希旨事必害正心惟忌賢非聖帝明王不能
深察舊制南班三品尚書方得升殿比來三班奉職卑賤可
知或因遣使亦許升殿惑亂天聽無甚于此願陛下振舉紀
綱尊嚴視聽在此時矣臣愚以為今之所急在先馭兵使衆
寡得其宜措置得其道然後議吏使清濁殊塗品流不雜然
後難選舉以塞其源禁僧尼以去其耗自然國用足而王道
行矣今若不去冗兵不併冗吏不難舉選不禁僧尼縱欲減
人民之賦寬山澤之利其可得乎疏奏即召禹偁還朝既用
其策以夏綏銀宥靜五州賜趙保吉翌日命禹偁守本官復
知制誥與兵部郎中史館修撰李若拙並命禹偁前以學士出在至道元年
五月 戊午祕書丞向當京兆府三白渠孫冕上書言九事一
擇賢才二詢讜議三遠邪佞四務節儉五明賞罰六慎號令
七重使介八審薦舉九推恩信賜詔獎之尋召試授直史館

直館在明年九月今并書國初罷節鎮統支郡以轉運使領諸路事其合

別未有定制京西或為兩路河北既分南路又分東西路陝
西分為陝西河北西南兩路又為陝府西北路淮南分為西
路江南分為東西路荆湖兩路或通置一使兩浙或為東北
路其西南路實兼福建劍南初曰西川後分陝路西川又分
東西路尋并之是歲始定為十五路一曰京東路二曰京西
路三曰河北路四曰河東路五曰陝西路六曰淮南路七曰
江南路八曰荆湖南路九曰荆湖北路十曰兩浙路十一曰
福建路十二曰西川路十三曰峽路十四曰廣南東路十五
曰廣南西路咸平二年三月戊辰并凡租稅有穀帛金鐵物
產四類穀之品七一曰粟二曰稻三曰麥四曰黍五曰稌六
曰菽七曰雜子布帛絲綿之品十一曰羅二曰綾三曰絹四
曰紗五曰絁六曰紬七曰雜折八曰絲線九曰綿十曰布金

鐵之品四一曰金二曰銀三曰鐵鑛四曰銅鐵物產之品六
一曰畜二曰齒革翎毛三曰茶鹽四曰竹木麻草芻芡五曰
果藥油紙薪炭漆蠟六曰雜物至道末歲收穀二千一百七
十一萬七十餘碩錢四百六十五萬餘貫絹一百六十二萬
餘疋紬純二十七萬三千餘疋絲線一百四十一萬餘兩綿
五百一十七萬餘兩茶四十九萬餘斤芻芡三千萬圍蒿二
百六十八萬圍薪二十八萬束炭五十萬秤鵝翎雜翎六十
二萬餘莖箭籐八十七萬隻黃臘三十餘萬斤此皆踰十萬
數者他不復紀

續資治通鑑長編撮要卷二十八之二

